

中国政法大學 教育文選

(第17輯)

曹义孙◎主编 李慧敏◎副主编

杜学亮 || 高校教师科研考核制度研究

陈景善 || 研究生课程授课模式研究——以研究生公司法课为例

卡尔·格兰特 || 多元文化主义的昨天与今天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學 教育文選

(第17輯)

曹义孙◎主编 李慧敏◎副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北京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中国政法大学教育文选. 第17辑/曹义孙主编.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5620-6031-4

I. ①中… II. ①曹… III. ①法学教育—教学研究—高等学校—文集 IV. ①D9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3754号

出 版 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邮寄地址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电 话	010-58908524 (编辑部) 58908334 (邮购部)
承 印	固安华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960mm 1/16
印 张	18.625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编委会



顾问：石亚军 谢维和 劳凯声

主任：黄进

副主任：张保生

委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蔡拓 曹义孙 常保国 李曙光 马陆亭 秦惠民
单纯 孙选中 王平 应星 俞学明 于志刚

编辑部



主编：曹义孙

副主编：李慧敏

编辑：胡晓进 刘坤轮 尹超 王超奕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路 25 号，100088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教育与评估中心

《中国政法大学教育文选》编辑部

电话：010-58908079

邮箱：58908079@163.com；huxiaojin78@163.com

策划编辑：刘海光
项目编辑：陈邓娇
封面设计：宋丽萍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教育模式

美国博士教育访

谈录 / 马克·霍尔 凯文·库尼 乔尔·卡朋特 詹妮弗·沃什 郑玉双 译 2

兰代尔与哈佛法学院 / 查尔斯·艾略特 胡晓进 译 12

创新高校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之解释 / 涂 航 20

非法学型法律硕士课堂质量提升之探究 / 郑佳宁 31

我校大学生学习拖延的现状、成因与

影响 / 王国芳 孟祥凤 石浩婷 王 羽 45

论犯罪型人格与人格刑法的司法价值

——刑法学理论教育的新探索 / 刘建清 58

高教法治

程序自然法与法学教育

——富勒法学教育思想探析 / 王志勇 74

高教实践与评估

高校教师科研考核制度研究 / 杜学亮 96

教育财政

我国高校捐赠基金问题研究 / 王 莹 126

高教政策与管理

“三自型”法律诊所学生管理及评价创新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诊所为例 / 刘 瑛 136

课程与教学

- 商法案例教学方法初探 / 王 萍 150
- 研究生课程授课模式研究——以研究生公司法课为例 / 陈景善 163
- 法律诊所教育研究刍议 / 张 南 涂汇川 171
- 刑事模拟法庭实践教学探究 / 赵天红 181
- 中国法学实践教学发展状况研究 / 袁 钢 188
- 二人台艺术的教学与创新 / 张瑞丁 232
- 项目学习法在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学术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 张美常 238
- 案例推演在公安专业能力训练中的研究与实践 / 宋 淼 245
- 翻译硕士 (MTI) 专业对翻译教与学提出的新要求 / 孙晓磊 256
- 人权模拟法庭: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权法
教育工具 / 葆拉·格贝尔 梅丽莎·卡斯坦 廖敏文 译 265

教育与文化

- 多元文化主义的昨天与今天 / 卡尔·格兰特 王筱蕾 译 280

教育模式



Jiao Yu Mo Shi

美国博士教育访谈录

马克·霍尔* 凯文·库尼** 乔尔·卡朋特***

詹妮弗·沃什**** 郑玉双***** 译

前言

博士教育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教育机制，有其特定的目标和运作形式。知识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传承，而博士教育是一种制度性的创新传承，即通过学术生产作业的方式接续一个群体的文化遗产，因此在当代也是最受社会和国家重视的一种教育形式之一。美国的博士教育被视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教育实践，美国也有着数量最多的世界名校，因此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术人才涌入美国的教育体制，接受那里的学术熏陶和训练。

是什么力量使美国的教育体制如此令人向往？这其中必然有特定的文化和历史原因。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早于其建国，历史悠久，

* 马克·霍尔 (Mark David Hall)，美国乔治·福克斯 (George Fox) 大学 Herbert Hoover 杰出的政治学教授，弗吉尼亚大学政治科学博士。

** 凯文·库尼 (Kevin Cooney)，美国西北大学 (Northwest University) 政治科学教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政治科学博士。

*** 乔尔·卡朋特 (Joel Carpenter)，美国加尔文学院 (Calvin College) 历史学教授，内格尔研究中心主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

**** 詹妮弗·沃什 (Jennifer Walsh)，阿祖萨太平洋大学 (Azusa Pacific University) 文理学院教授，克莱蒙研究生大学 (CGU) 博士。

***** 郑玉双，中国政法大学2012级法哲学博士研究生。

根基深厚。同时，美国社会所特有的活力使得美国愿意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并转化为自身特有的资源。美国的博士教育取材于德国，在20世纪初才开始授予第一个博士学位，然而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美国已经培养出了大量的专业博士，跨越各个领域，促进了很多学科的学术化和理论化，彰显出智慧和智识的力量。除了崇尚独立、自由等精神的外在力量，博士教育的内在力量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些内在力量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博士的培养机制。大学设立博士项目，其目的是培养出能够做出原创性理论贡献的专业人才，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因此，培养机制的设计就要符合这样的目标，首先，学校必须要营造鼓励学术创新的环境，提供足够的学术资源让学生利用；其次，学校要提高博士录取的门槛，确保进入博士项目的学生有着充分的学术潜质；最后，学校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这些因素是如何在具体实践中发挥作用的？除了这些因素，是否还有更加具体的因素影响美国博士培养的质量？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我们国家提高博士教育的质量会有直接或间接的间接意义。要回答这些追问，除了通过收集资料获取信息，最佳的途径莫过于亲身经历以及与美国教育体制内的亲身经历者和实践者的交流。美国大学的教授经历了教育的全过程并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对教育的价值和内在张力有着最直接和深切的体会，他们的观察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因此，带着这些思考和困惑，我采访了四位美国大学教授。他们都从美国名校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高校里获得了终身教授职位，且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他们研究的领域都属于政治科学，这个领域包括很多子领域，一般来说在这个领域做研究的学者都要熟悉法律、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等文科学科。因此，他们的经验不至于偏狭，而且其所给出的评判会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我设计了六个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宏观层次的总结，也有对微观架构和程序的疑问。对美国博士教育目标和精神的追问，确立了这些问题的主旨，即美国的博士教育究竟是由何种内在理念支撑着这种社会实践。在明确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博士课程的设计、考试的形式以及博士教育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同时，如同中国一样，美国的博士教育也遭受着批评和面临着挑战。正如一位学者所总结的，美国博士教育正面临着来自社会的多重批评：知识狭隘，缺乏沟通和团队精神，教学能力缺乏，博士论文写

作耗时太长，对就业市场的无知等。^{〔1〕}

四位教授对这些问题给出了各自的回答。他们有着不同的体会和观察，在有些问题上也有不同的意见。但他们作为亲历者，谙熟美国博士教育的内在逻辑以及挑战，即使存在不同意见，也是基于他们对教育制度的不同面向的理解不同。他们对不同的问题也会有不同的批判意见，通过他们的反馈，我们可以读到他们对美国博士教育的一种审慎的担忧，从中可以看到美国博士教育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联，以及它所面临的挑战。

通过这种关于具体内容的访谈，我们可以将其与自己国家的博士教育体制进行对比。尽管横向的比较可能会遮蔽很多深层的原因，但至少可以让我们知晓我们的课程设置、选拔机制可能存在的缺陷。美国博士生就面临两场具有挑战性的考试，以此决定他们能否有资格成为博士候选人，这样的筛选机制会促使博士生付出艰辛的努力以应对考试。但相比之下，中国的博士生，至少在文科领域，则没有这种形式的困扰。这不仅会挫伤学生的研究动力，也会影响生源质量。

总之，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的访谈，可以促成一种隐形的交流。通过交流，照见我们自身的问题。美国的教育制度在世界范围内遥遥领先，中国也在通过各种努力向更高的标准追赶。但我们只有明确了教育的本质，配置以相应的严格体制，同时优化教育需求，才能使我们的教育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1. 美国博士教育的基本目标和精神是什么？美国博士教育传统在历史上是如何塑造出来的？

马克·霍尔：要理解美国的博士教育项目，就要知道美国的初高中教育和本科教育一般来说是通识的，这很重要。在此期间很少有专业化的情形，尽管本科学生有一个主修领域，但即使这样我们学习的大部分内容仍是通识性的。举例来说，我在本科时候的专业就是政治科学，但是我所修的 130 个学分中只有大约 33 学分是与政治科学相关的课程。其余学分由其他领域的学习所组成，包括数学、自然科学、经济学、文学、宗教和哲学。在政治科学领域，我参加了一系列子领域（subfield）的课程，包括政治哲学、宪法学、

〔1〕 See M. Nerad, "The PhD in the U. S. : Criticisms, Facts and Remedies",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Vol. 17, No. 2, p. 187.

国际关系、比较政府研究和美国政治制度，等等。

只有在博士教育期间，美国学生才真正开始在一个特定的领域进行专业研究。此外，这种专业化通常都是限定在该学科的一个或两个子领域。比如说，在我的博士研究期间，我主要研究政治哲学和宪法学，而没有参加国际关系和比较政府研究等课程。因此美国博士教育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帮助学生成为一个特定领域的专家。

在另一个层面上，博士教育重在训练学生如何进行原创性研究。我在博士生期间参加的每个课程都要求写一篇专业论文，并要求我们严格地论证和支持一个命题。最重要的是，博士生论文应该要对他所属的领域做出重要贡献。

我们注意到，很有意思的是博士生通常没有教学法的训练。博士生经常会做助教，从而获得一些教学经验。在他们做研究的后几年，有时他们也有教一两门课程的要求，但是他们需要自己理解如何成为一个好的教学者。

这种博士教育的模式是在19世纪末期由德国传入美国的。正如每种教学方法一样，这种模式既有其长处也有劣势。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教授往往会成为领域内的专家并拥有卓越的研究和批判思考的能力。然而，我们经常会忘记跨越不同学科的融会贯通也有价值。比如，我个人认为如果试图理解当代美国的政治，没有对美国历史、经济、宗教和种族关系等问题的深刻把握，是很愚蠢的做法。同样，有些人也主张我们应该更注重训练博士生，使他们能够成为好的教学者。

凯文·库尼：博士教育本质上有两个目标，一是训练研究型的学者，二是为学术界训练教师（四年的学院或大学）。把博士的发展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胜任终身教授的标准，这个做法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高等教育繁荣的产物。是否拥有一个最终的学位（大多数情况下是博士），成为评判一个人是否能在学院或大学担任教职的主要衡量标准之一。

从历史的角度看，博士教育最初的侧重点主要是在生物学、物理学和政治科学等领域进行知识上的训练，然后训练那些博士生候选人通过研究和著文，在他们所选择的领域做出知识上的贡献。最开始把教导和训练博士研究生的任务归给课堂老师的做法是不存在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点慢慢改变了。人们往往忽视让教授成为教师的训练，原因主要在于一个事实，即好的研究和差的教学能让教授获得终身教职，但差的研究成果和良好的教学却

不能让他们获得终身教职或提升。当然，良好的教学和研究都会让他们获得终身教职和提升。

乔尔·卡朋特：美国哲学博士学位课程的最初和基本目标是培养博士生做原创研究的高级技能。这是一个研究型学位，起源于19世纪德国的大学，它们是当时最早开始关注新知识探索的大学。

遗憾的是，正像现在绝大多数人所承认的那样，已经学会做原始研究并写出他们的发现及分析报告的学者并不必然学会了如何教导别人，尽管对大多数博士应聘者假定的职位目标是大学里的教职岗位。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现在许多博士课程在学科中设置了关于教学法的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同时，大多数博士生还在其所在系中担任助教或讲师以获得实际的教学经验。

詹妮弗·沃什：博士学位的目的是教育和培训新一代的研究者、学者和教授。博士项目的目标是教会学生如何深入地、有创造性地并理性地思考，同时教他们如何致力于能提高我们对研究领域的认识的创新独立的研究。博士学位课程不同于学士和硕士课程，它要求学生去展示他们提出重要的创新性研究问题并进行独立分析以便解答此问题的能力。这证明一旦学位被颁发，博士学位的获得者能够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自己进行创新性研究。

2. 在中国，博士教育一般是三年时间，学生参加一年的课程，然后用两年的时间完成论文并参加答辩。据说在美国，博士生需要参加三年的课程学习。正常而言，博士生课程设计的原则是什么？

马克·霍尔：如果一个学生完成本科教育后立即就读博，那么通常来说他们需要参加两到三年的课程学习。同样，他们也要通过两个主要子领域的考试。以我为例，我需要参加政治哲学和宪法学两门课程的考试。这些考试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实质性的考试。通常需要3到6个小时，而且难度非常大。

在美国博士项目中，几乎所有的课程都是研讨课的形式。教授给学生布置好阅读的材料，一般来说是一周一本书，然后教授与学生花三个小时左右在一起讨论。教授通常会引导整个讨论，很少有教授花很长时间来讲授的情形。

凯文·库尼：在美国，课程设置的原则，一是为了检验学生在他们所学习领域的知识，而让他们参加综合性的检验。二是让他们成为独立的研究者，以完成他们的论文。很多项目也要求学生在母语之外掌握一到两门外语，但最近几年这个趋势在下降，数据方法成为一种替代性的“语言”。有一些学生

没能通过博士期间的综合考试。失败的比例会因学校而不同，有一些博士项目，学生没通过考试的比例甚至达到了50%，而有些博士项目，如果大部分学生都不能通过的话，他们会视之为课程设置的失败。对于博士生来说最大的障碍是论文。有大约51%的已具备候选资格的博士生[通过综合考试、语言考试（如果有要求的话），并成功通过论文选题答辩]最终未能完成博士论文。

课程通常都是研讨课形式，教授会要求学生阅读大量的著作，有时候是学生一个星期根本无法完成的阅读量。因此，一个成功的博士研究生所应具备的一种能力就是通过速读以获取内容和相关知识的能力。在课堂上由教授引导学生们参与讨论，但很多情况下是由学生主持讨论的。在结课或期末考试的时候，通常是要求一篇很长的研究论文。

乔尔·卡朋特：一般来说，课程设计为研讨会模式，每周由少数学生和一位教授面对面讨论阅读材料、理论课题以及展示学生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性/方法论论文。教学大纲会发布每周的阅读材料并公布当天研讨会的讨论话题。教授会先做几分钟非正式的情境设置演讲，或指派一个学生对当天指定的书籍或文章进行批判性评论，然后就此再和学生一起讨论。每个研讨会学生通常要准备和演示一到两个研究成果或批判性/理论性论文。

詹妮弗·沃什：课程的设计根据学科有所不同，但是此项目中的课程会比其他教育学项目更狭窄且专门化。博士项目期待学生能在进入此项目前已经受过广博的教育，而课程通常集中专注于一个学科的一个特别部分或一个专门的话题。

正因为博士项目的设计是教会学生如何进行创新性研究，学生将会被要求去完成研究计划课程作为必修课程的一部分或在其他课程中参与研究相关的实践，如文献综述。

3. 博士教育在美国社会处于怎样的地位，如何与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实践相关联？

马克·霍尔：大学教授应是独立的思想者。在六年教学之后大部分教授会获得终身教职或转向其他的行业。终身教授不能因其主张（政治或其他形式的主张）而被解雇。大学教授通常会对政府官员和政策进行批判，他们通常也对美国社会和生活的其他方面持批判态度。比如，大学教授倾向于对企业、社会潮流和宗教机构持强烈批判态度。

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学不能受到政府官员的政策的影响，即使是公立学校也独立于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员。因此，尽管很多博士研究项目是有关美国政治和政策的，但博士研究会独立于具体的政治实践。他们的目标是对理论问题做出解释和反思，而非参与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之中。

凯文·库尼：从历史上讲，教授的头衔在美国受到极大的尊重，也是少数不能被轻易解除的荣誉之一。人们会尊重博士所说的话，即使与他们意见不一致。因此，美国的学者会对社会和政治进行很多研究，发表一些评论，政府或社会机构会把它们作为参考。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很多博士生毕业之后去了政府、法院或者去从事商业。我有一个学生在上个学期到最高法院做了书记员。有一些政治科学博士毕业之后参与到了选举和竞选之中。然而，这种做法与政治科学的中立性似乎有所龃龉。

乔尔·卡朋特：这根据学科和话题会有所不同，例如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学者等会持续关注身边的话题，并提供其研究成果供政治思考、评论和辩护使用，但他们并不必然将自己置身于当代政治话题与主张之外。尽管如此，他们引以为豪的是就话题本身探讨，并不认为只有直接即时地与当代重要话题产生相关性才重要。

詹妮弗·沃什：美国人口中只有低于4%的人获得了博士学位，因此，他们被认为是列属于在教育精英之中的。这种教育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和物质财富，因为在美国社会不是所有的学科都同等重要。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里（即所谓的STEM领域）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能拥有更高的薪水，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职业选择。他们可以做教授在大学教书，或者在科学和工业的公司工作，带领研究团队开发新发明物、技术及适销产品。

正因为博士教育提倡创新性研究和思考，其学位获得者经常是挑战社会和政治领域内传统理念的第一人。主要的社会运动，如针对种族、少数民族和妇女的公民权利的运动就是由大学里拥有博士学位的教授发起的。同样的，来自博士学位的教授与学生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新发展也挑战了政治和宗教界曾提出的理念。

4. 如果博士研究是一种原创性的研究工作，那么美国的博士教育是如何促进学生的理论创新的？

马克·霍尔：正如我前面所说，博士生应进行原创性的研究和原创性的

论证。仅仅精通一个领域是不够的，进行创新性的工作对于成功完成博士研究来说很重要，同时也绝对是在学术界取得进步的必要条件。

博士教育可以在很多方面促进学生的创新研究。但有两点是比较重要的，一是对申请的学生进行选择的时候，他们会判断哪些学生有进行理论研究的潜质。二是博士生的导师会通过各种形式引导学生进行创新性的思考，比如我在弗吉尼亚大学读博期间，参加非常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乔治·克洛斯科（George Klosko）教授的课程，他会带领我们阅读经典作品，并不断挖掘新的主题。但不管怎么说，最重要的还是学生本身具备进行创新的能力。

凯文·库尼：博士教育的设计意在促进理论创新，但现实情况是大部分博士要等到他们获得终身教职或提升至全职教授后才能进行理论创新。那些在学术事业早期就具有创新性的人往往会被压制，反而难以获得终身任职或提升。正如一句谚语所说的，“树大招风（the nail that sticks up gets hammered down）”。

乔尔·卡朋特：社会科学学者尤其热衷于检验并修改一般的解释性理论，其研究成果也与之相关，而人类学家则更愿意让其研究成果成为特殊和独特的。

詹妮弗·沃什：在大学里，大多高级别的博士教授拥有“终身教职”，这种工作保障形式的设计是为了让他们即使在发表激进观点或改变想法的情况下仍能避免其在职位上受到处罚或解雇。师从这些教授的博士学生受他们想法的影响，反过来也能指导他们自己的研究、学术和想法。有时，这些变革在我们如何思考事情方面产生迅速的变化，如疫苗如何帮助我们减缓或停止疾病的传播。有时，太激进的想法或实验会致使我们在进行研究时形成对创新的阻碍。例如，20世纪初大学教授和博士学生对人类的研究未让研究对象知道或同意，经常在这个过程中导致无法挽回的伤害。当这些随着研究成果的传播被发现的时候，大学里的其他人也因侵犯参与者的人权而受到干扰，这带来了我们在如何对人类进行研究的全国范围内的改变。

5. 在中国，博士教育面临的一个一般趋势是，博士生受到的训练越来越狭隘，同时他们也缺乏一些重要能力，比如进行团队合作和有效沟通的能力。在美国，博士生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马克·霍尔：我不确定中国的博士研究生的情况是怎样的，但我认为美国的博士生应该比较全面，主要得益于他们的本科教育的通识性。有一些博

士研究项目，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要求学生能够进行团队合作。但在很多的领域（包括政治和法律），撰写一篇博士论文是一项个人化的作业。如果中国学生缺乏一些专业能力，比如团队合作和有效沟通的能力，我认为可能是本科教育的一些问题，而不是博士教育的问题。

当然，这本身就是一个难以概括的问题。我认识一个毕业于常春藤学校的博士生，他的公开演讲能力是我所见过的最差，但是他文章写得非常好。总体来说，我认为最终走向教职的博士生至少应该在说和写方面是好的沟通者。同时，尽管有一些领域确实需要团队工作，但大部分研究应该是个人化的事业。

凯文·库尼：以我个人经验来看，美国博士生的状况可能与中国的类似。学校不会教团队建设的功课。博士研究被设计成个人性的努力，而阻止了团队工作。只有在博士毕业获得教职后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才有机会与同事建立团队做项目。有一些高水平的大学的一些院系，只允许个人独自完成项目作为终身教职的条件。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会阻碍团队工作，也会毁掉一些非常优秀的学者。

乔尔·卡朋特：因为我从事的是历史学研究，我的观察是历史学的博士教育往往更注重个人分析史料和提出有说服力的观点的能力，与同行之间的沟通固然是重要的，但对于史实的挖掘和分析更为重要。

詹妮弗·沃什：如果博士生能够合作从事一些项目，这对于他们的研究和将来的事业都是很有益的，但政治科学领域的合作机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多，而且博士生之间的研究兴趣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这进一步减少了合作的可能性。

6. 当前美国博士教育所面对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马克·霍尔：我认为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他们共同面对的问题是资金不足，因此就不能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奖学金，这样就难以吸引到很多出色的学生从事理论工作。还有一个问题是美国大学在削减全职教授的数量，这会影响教授的教学。

此外，美国大学也在制造越来越多的博士，而大学或学院里却不需要这么多的教员。因此，很多人不得不选择相关的领域去就业。

凯文·库尼：现在最大的挑战是在这个职业待遇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如何吸引到高质量的学生接受博士教育。最成功的学生通常会离开学术界，转